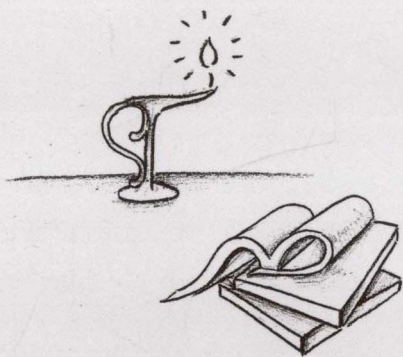


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

文字学纂要

蒋伯潜◎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

文字学纂要

蒋伯潜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学纂要/蒋伯潜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6

(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

ISBN 978-7-5638-1528-9

I. ①文… II. ①蒋… III. ①汉字—文字学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6142 号

文字学纂要

蒋伯潜 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1528-9/H·140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给年轻读者编选的民国学术、文化普及读物 ——“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出版总序

这是一套给年轻读者编选的民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文化普及读物。她着眼于将民国那些虽经岁月沉浮,仍不掩其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化普及图书汇而成集,精编细校,统一装帧,以丛书形式陆续重印、推出,目的在于使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非专业读者都能够体验民国学术的趣味,感受民国学者的治学风范。

人文社科学术普及读物和学术专著虽然在专业性、受众面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但二者对学术积淀、学科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无高下之分。相对于学术专著而言,普及读物更带有“通识”的性质,尤其是那些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易于为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凝聚着一代学界名流学术素养和研究心血的文化精品,其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有鉴于此,注重选题的科学与文化内涵,突出选题内容的可读性和普及性,自然成为贯穿于这套“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丛书出版全程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理念。

当然,出版这样一套涵盖众多重要或传统学科门类的丛书,无论是作者、书目、版本的选定,文字的校勘,抑或用当今读者熟悉的简体字横排方式整理、排版,都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何况厘清民国相关出版物的出版脉络、寻找民国相关图

书的底本或线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由衷期望能够得到更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对我们这项工作的关心、指导和帮助，鞭策我们把这套丛书做好。

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先生在他生前，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主编的“民国丛书”（民国学术著作影印版大型丛书）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我们期许，收入“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中的这些作品，能够成为当今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接近乃至步入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桥梁，成为领略民国时期学术文化风景的窗口。

写在前面

蒋伯潜(1892—1956),名起龙,浙江富阳县新关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六岁丧母,曾在杭州开泰钱庄当学徒。1907年考取杭州府中学堂,191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经济拮据,回乡任小学教员四年,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开始接受钱玄同、胡适、马叙伦、鲁迅等人的启迪和熏陶。1919年毕业后,因祖母新丧,家遭变故,回浙江辗转于省立第二中学、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诸校任教,逐渐成为当时浙江之名师。1927年任《三五日报》主笔后,文名鹊起。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同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上海沦陷后,回家乡在富阳县立中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1948年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1955年秋,调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

蒋伯潜先生文思敏捷,于经学、文学,均有很深造诣,所著《十三经概论》、《经学纂要》、《校雠目录学纂要》、《诸子通

考》、《诸子学纂要》、《文字学纂要》等，颇为学界所重。近年来，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纽约图书馆和日本弘前大学图书馆等国际著名图书馆，纷纷函索他的遗著。蒋伯潜先生的著述在国际学术界已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蒋伯潜先生还与其子蒋祖怡（1913—1992）合著有《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剧》、《论诗》、《词曲》、《章与句》、《字与词》、《体裁与风格》等十余种专著。其中，《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剧》、《词曲》以及其子蒋祖怡先生所著《文章学纂要》、《史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这六种现均流行于台湾地区，有的重印达十次之多。

《文字学纂要》1946年12月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现在我们将其纳入“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系列图书，重新予以编排出版。此次出版，除了将原书的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还对原书与现行标点符号规范用法不同的少量标点符号作了改动；对书稿文字的校订，只更正了原书个别明显的讹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既然本书相当多的篇幅述及中国古今文字的演变，本次出版的简体版就不可避免地要照原样保留原书中的一些图案、符号、古字和繁体字等；尤其是正文方括号中的繁体字，更是我们这次出版时为了使读者准确理解作者原意而刻意保留的。

蒋伯潜先生之孙蒋绍愚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绍忠先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等为我们重新出版蒋伯潜先生、蒋祖怡先生之遗著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目 录

1	绪论
21	本论一 造字
23	第一章 文字的滥觞
45	第二章 文字的创造
59	本论二 六书
61	第三章 六书的来历及其名称次第
69	第四章 象形与指事
77	第五章 会意与形声
89	第六章 转注与假借
103	本论三 字形
105	第七章 古文
117	第八章 篆文
131	第九章 隶书与草书

151

本论四 字音

153

第十章 发音机关及其作用

159

第十一章 声

173

第十二章 韵

187

第十三章 “反切”与注音字母

197

第十四章 字音变迁的大概

205

本论五 字义

207

第十五章 字义的变迁

221

第十六章 训诂的条例

225

第十七章 复词与词类

绪论

我们研究任何一种学问,必须先了解三个问题:①这种学问是什么?②为什么研究这种学问?③怎样研究这种学问?知道“这种学问是什么”,就是要明了它的意义、内容和范围;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对象。知道“为什么研究这种学问”,就是要明了它的效用,以及它和别种学问的关系;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目的。知道“怎样研究这种学问”,就是要明了研究它的诀窍;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方法。别种学问如此,文字学也是如此。本书的宗旨在述说文字学的概要,并为有志研究文字学的人们指引一条路径,所以当先把这三个问题——文字学是什么,为什么研究文字学,怎样研究文字学——分别加以说明。

一、什么是文字学？

“文字”这两个字，如果把它们分开来讲，则“文”自“文”，“字”自“字”，“文”是“独体的”，“字”是“合体的”；造字之初，先有“文”而后有“字”。但是现在习惯的用法，已把“文字”二字合成一复名词了。凡有形体写在纸上，作为代表一个声音、一个意义的符号，可用以组成句语，表示完全的意思的，都叫做“文字”。研究文字的形体、声音、意义，以及它们的关系与变迁的，便叫做“文字学”。

世界上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语言，便也各有代表语言的文字；如印度民族有梵文，欧洲各民族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不但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各有不同的文字，就是边疆民族，如傈僳、夷族等，也各有他们的文字。不过汉族在中华民族中占最多数，而且开化最早，文化最为发达，所以大家公认汉字为全国通用的文字。本书所述说的，便是研究汉字的文字学。

文字学旧称“小学”。为什么有这名称呢？因为古代的字书都是小学里教学童识字用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叙录古书，在《六艺略》（这一类是关于“六经”的书）末，附“小学”一类。后面的序里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籀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史即今之书记）。……吏民上书，字不正者，辄举劾。……

按古代入小学的年龄，各书所载不同。《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尚书·大传》既说“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又说“十五始入小学”；只有《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年八岁而出就外舍”，与《汉志》同。大约八岁至十五岁，是古代小学的入学年龄。《周官》，王莽时刘歆改名《周礼》，今存。保氏，是《周官》中地官司徒的属官。《周官》原文，保氏教国子以“六艺”（这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书”是六艺中之一艺。《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书”是“六书”，“计”是“九数”。即此，可见古代小学教科中，有识字一科。汉初，太史考试学童，须熟识文字九千以上，方得考取，充当书记；吏民上书政府，文字有不正的，便被弹劾；古代的注重文字，由此可以想见了。《汉志》“小学”类的书目如下：

《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此四字疑有错误）。《仓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

《别字》十三篇。《仓颉传》一篇(此为《仓颉篇》作传,是训诂之传,如《诗毛公训诂传》之类,非为仓颉作传状之传)。扬雄《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故》一篇(故同诂)。——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按家数合,篇数不合)。

后面的序里,分别加以解说: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中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

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入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按:当云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据《汉志》的序说看来，则《史籀篇》为周代教学童识字之书。《仓颉》、《爰历》、《博学》三种是取《史籀篇》中文字改编的，汉时间里书师合为一篇，亦以教学童。《凡将》以下，或是续《仓颉篇》的，或是训诂《仓颉篇》的。则《汉志》所录这一类的书，本是教学童识字用的；叫做“小学”，原也名实相孚。后人沿用《汉志》旧名，习焉不察，把一切关于文字的书，都叫做“小学”；于是“小学”便成文字学的别名了。

经学盛于两汉。西汉初，承秦始皇焚禁经书以后，故学者以传授古经为急务。传授古经，故首重传写，次重整理，又其次则是解释。传写，则须注意于文字的形体，以免错误；整理、解释，故须注意于章句的辨析，文字的意义和音读。所以经学勃兴之后，文字的形、音、义，也大为学者们所注意。《汉志》的附“小学”于《六艺略》之末，一般学者的以“小学”为经学的附庸，便是因此。

文字学的发达则在东汉，因为东汉经学家的学风，和西汉不同。①西汉经师所传习的，是用汉隶书写的“今文经”，东汉时，虽间有今文经学家，终不如“古文经”传习之盛；②西汉经师之说经，重在大义，东汉则重在训诂名物。古文经盛行，故学者对于古

代文字研究特盛；重在训诂，故学者对于字义的研究特盛。那时称为“五经无双”的许慎，便著成一部《说文解字》，把所录的字，分做五百四十部，每字加以解释，说明它的形体和意义。这一部书，直到清末，还是文字学的权威。所以我国文字学应当以许慎为开山祖师。

《说文解字》是就字形解释字义的。《尔雅》则以解释古代的名词语词为主，可以说是一部研究字义的专著。此书虽托名于周公、孔子，其实是汉代经生集录诸经的训诂而成。其中说解，多与古文经《周礼》及古文经学《诗毛传》合，所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斥为刘歆伪造。我想，此书即使非刘歆所造，也当出于古文经已发现，古文经说已兴盛的时候。此后，如《广雅》、《埤雅》……，都是继《尔雅》而作，以研究“字义”为主的。

东汉刘熙作《释名》，辨析名物典制，而全书皆用“音训”。就“字音”研究“字义”，当以此书为最早。魏李登作《声类》，晋吕静作《韵集》，则专就“字音”，作分析综合的研究。盖自东汉蔡愔求佛经以后，梵文随佛经输入中国，“字音”的研究获得极好的比较资料。故魏孙炎发明“反切”，齐梁时确定“四声”。骈文和诗大盛以后，文人也都注意于用字的声韵；又有就《诗经》、《楚辞》研究古人诗文所用之“韵”的；于是“今音”、“古音”的研究渐盛。欧洲文字输入以后，“字音”的研究，更觉便利了。

《说文解字》之说“字形”，虽也旁采“古文”、“籀文”，但终以“小篆”为主。古代钟鼎文字的搜集，起于宋朝，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原是古董家考求古代彝器的成绩。到了清代，乃据此以研究古代文字。及德宗时，河南安阳的小屯，又发现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其初，亦但为好古者收藏的古董。至王国维诸学者出，乃据以研究古代文字。钟鼎文、甲骨文的研究既盛，从前兢兢株守《说文解字》以解“字形”之文字学，乃得一大解放。

文字形音义三方面的研究，既各有相当的发展；把它们综合起来，正式的文字学便完全成立。这样的文字学，决不能说它仍是经学的附庸，决不能仍旧称它做“小学”了。

二、为什么研究文字学？

学者的研究学问，是无所为的。如有人问他：“为什么研究学问？”他会回答说：“为学问而学问。”有所为而研究学问，则其目的往往不在学问本身，而在于名望、地位，甚至于等而下之的货利，研究学问不过是达各种目的之手段而已。所以我们研究文字学，也当抱学者的态度，为文字学而研究文字学，文字学之外并没有其他目的。——可是我们研究文字学，并非是窄而深的专门研

究;不过想知道文字学的概要,为将来专门研究文字学时辟一门径,为研究其他和文字学有密切关系的学问打一基础,为我们增加一种常识。所以我们不能妄以文字学专家自命,说是为文字学而研究文字学,说是不为什么。

就最浅近的一端来说,一般人写文章时,往往别字连篇。有因形似而误者,例如根本的“本”字,原来是“𣎵”字下部加“一”,指示树木下部的根,一般人多误写作“本”;“本”字从“大”、从“十”,音滔,是增进的意思。有因音近而误者,例如“来”是来往的来,“来”是耒耜的耒;一般人往往把来往写作“耒往”。有笔画似是而非者,例如“步”字,篆文作“𣥂”,象跨步时左右二足一前一后;一般人多写作“步”,下半个写成一个“少”字。又有因字义大同小异而致误者,例如“听”和“闻”,“视”和“见”,是有分别的;《大学》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中庸》里“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是最好的例;如不加以斟酌,随便乱用,便错误了。懂得文字学的概要,便不至闹这些笑话。文字是文章的基本分子,要文章写作得好,当以文字学为基础工夫。刘勰《文心雕龙》的《章句篇》说:“人之立言,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焉;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韩愈也说:“凡作文章,须略识字。”毫没有文字学常识的人,不但有写别字的危险,要用文字达其情意,而恰如其分,也是